

社会设计及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

Social Design and Its Impac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李文静 /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北京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部

王敏 / 北京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部

摘要：社会设计是用设计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中人们面临的真实难题，需要将社会问题放在首位。文章从分析“社会设计”这一概念入手，阐释了现代设计关注社会问题的状况，明确设计作为人造物所应承担起的社会角色，探讨设计者的设计行为和活动在有意无意中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同时对社会设计在高等院校设计教学中开展的三个重点方向——关注人、关注环境和强调协作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键词：社会设计 设计的社会性 以人为本 设计教育

一、社会设计之概述

（一）社会设计的定义

传统的设计教育者认为，设计师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设计专业毕业生经过思维和技术的培训，就能具备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当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们发现，他们面对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远远不能用所学内容去解决。因此，社会设计在最近几年里越来越被学界和业界所关注，从而出现了很多对这一概念的解读和定义，笔者将部分列举如下：2011年，脸书(Facebook)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在一次采访中使用了“社会设计”一词，并将这一概念定义为“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人与界面的在线联系”。^[1]2013年，欧洲委员会发布的《社会创新指南》(Guide to Social Innovation)把社会设计定义为：旨在为当地人们赋权，增强能力以共同发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美国学者玛丽安娜·阿马图洛(Mariana Amatullo)

2016年出版的《跳越对话：社会创新设计中的职业路径》(LEAP Dialogues: Career Pathways in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一书提出，设计师要在战略层面充当社会和环境挑战的调解者、综合者和关键贡献者，以开发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环境和系统。2017年，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创新设计艺术硕士项目的负责人谢丽尔·海勒(Cheryl Heller)提道：社会设计不仅仅关于事物本身，而是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设计。^[2]同年，设计师乔治·艾伊(George Aye)在《设计教育的巨大差距：理解权力的作用》(Education's Big Gap: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ower)一文中提出，设计需要从提出解决方案的活动转向参与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户参与项目进行设计比直接提出设计解决方案更重要。

尽管“社会设计”还缺乏权威性的定义，但我们能够从各类定义中找到一些关于“社会设计”的共同点。它们圈定了社会设计的核心领域：关注用户而不是客户、关注公共利益和各方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协同作业而不只依赖“专

业人士”、重新审视现状和发现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以设计思维进行系统思考。总而言之,社会设计是以人为核心,运用设计思维,通过参与性方案和广泛协作来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综合设计方法。

(二) 关注社会问题——社会设计的核心

进入21世纪,大型工业化生产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给环境、人口、粮食等各领域带来了新挑战,而以往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单一学科教育已不足以培养出能够解决其时社会复杂问题的设计者,超越学科界限的设计教育成为必然趋势。200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哈索普拉特纳设计学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将商业、法律、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整合到传统的工程和产品设计教育中,以跨学科协作的方式改善了当时的设计教育的模式。^[3]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哈索普拉特纳设计学院的学生团队设计出了经典的“d.light”灯。这是一种通过太阳能充电的灯,用以替代非洲农村地区对蜡烛或煤油灯的使用,很好地解决了当地人的照明问题。

可见,以设计思维来应对多变的社会问题是社会设计的核心,其要求设计者必须将设计创意、成本控制、可盈利的产品与营销模式综合考虑,规划全部资源来达成最优的思路。不过,社会设计所应对的往往是棘手的“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s),这意味着社会设计者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超过了一般的问题。依据英国控制论学家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的

“必要多样性定律”^[4](The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社会设计可以通过以人为本的方式定义这些抗解问题,并以原型设计和检

测的迭代过程来解决它们。

(三) 社会设计发展的重要节点

1. 早期现代设计的社会性显现

现代设计产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在这一百多年间,设计界一直都在强调设计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主张通过设计促进社会变革。英国艺术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是被广泛视为现代设计开端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精神领袖,他曾建议国家建立生产和销售生活必需品和各种艺术品的制造厂和作坊,并且要为弱势群体提供福祉。^[5]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查尔斯·罗伯特·阿什比(Charles Robert Ashbee),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以及美国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人都曾从罗斯金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德国现代建筑师和设计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关于“建筑及工业设计只能通过典型化(Typidierung)的发展与改进才能取得意义”的观念直接推动了德国工业生产的提高。柯布西耶将建筑视为“时代的镜子”,要求“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6]。格罗皮乌斯关注社会的变革,希望设计能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少数权贵服务。

通过早期设计师们的不断努力,现代主义设计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为大众服务的民主思想。而通过符合机器生产要求的标准化、程序化的制造业,形成较一致的几何形式的视觉特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批量化生产的工业设计领域。不过,这种批量化生产服务于作为一种抽象符号存在的“大众”的象征,体现了设计对人的普遍关怀,但具体的个体特征是未被考虑在内的。

2. 维克多·帕帕奈克的“反消费观念”

美国设计师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解决社会设计问题的人之一,他深刻反思了现代商业社会以职

图1 d.light S500 照明灯(图片来源:d.light 官网)



业道德规范设计师设计行为的局限性,从而成为“做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设计”的坚定倡导者。在帕帕奈克看来,设计应当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必须考虑其对社会和伦理的影响。他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1971)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出:在大批量生产的年代,人们设计塑造了工具和周围的环境,设计师具有高度的社会和道德责任感。^[7]

帕帕奈克的批判指向消费设计的话语,即那些为“欲求”而进行的设计。他严词批判了由通用汽车公司提出的在商业市场上占有主流话语权的“有计划废止制”,认为“有计划废止制”是危及设计安全和自然环境的。在他看来,把精力花在无价值的东西上的设计师是不道德的,设计师必须考虑人的真实需求和设计与社会、设计与环境以及设计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对其职业行为负责。基于上述观点,帕帕奈克提出了设计构想,例如为第三世界设计、为环境设计以及为残疾人、老年人和智障患者设计等。这些从商业角度而言可能都是无利可图的,但从人文关怀上来说意义重大。逐渐地,帕帕奈克的观点得到了设计界的广泛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设计师积极参与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社会问题对于设计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也推动更多的非设计专业人员投入到设计工作中,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工程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工作者。

3. 马格林提出的“社会模型”

美国设计学者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和西尔维娅·马格林(Sylvia Margolin)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以“社会模型”作

最小设计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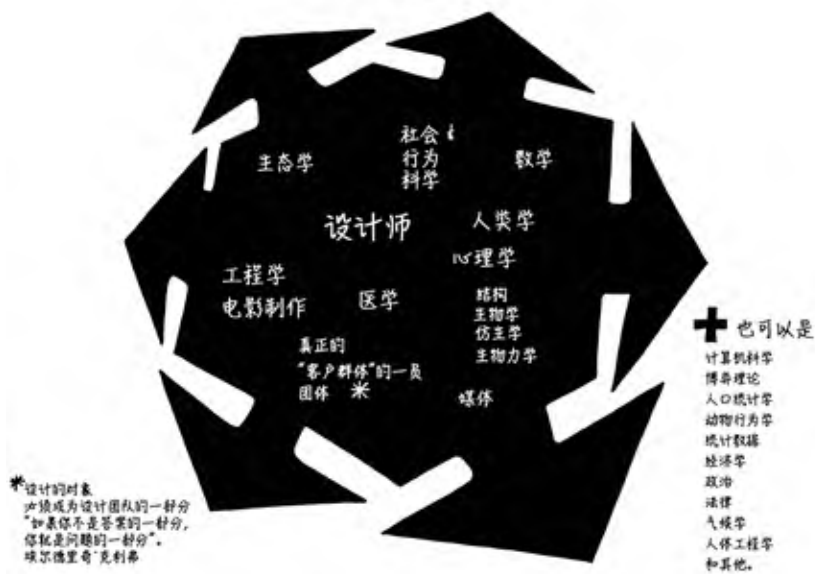


图2 帕帕奈克提出的包含各领域专家的“最小设计团队”示意图

为设计实践和研究的方法。^[8]他们认为,许多为市场设计的产品可能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需求,因为有些需求涉及非市场意义上的消费阶层的人群,例如低收入者或特殊需求者(包括老年人、病患以及残障人士等)。鉴于此,马格林在此文中指出,使用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和工作方式,可以满足得不到服务或被边缘化的人群的需求。而其提出的社会设计方法从产品设计角度出发,也可以扩展到教育系统、医疗保健系统和技术设计等领域。

马格林在以上文章中的思想和观念能够对各学科设计师产生如下启示:在做设计时要选择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材料、对人的真实需求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多关注少数群体的正当权益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设计可能会为某些群体提供帮助,但它绝不是简单的捐助或帮扶,而是要在设计中加入商业考量,确保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

二、社会设计为高校设计教育带来的改变

(一) 提倡以人为本,关照社区与弱势群体

社会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社会福祉,而当学校的教师受到其设计观念和思想的影响之

后,就会带动高校设计教育对弱势人群的关怀,也带动学生跳出传统的设计思维,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设计,形成与具体的人和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设计意识。此外,当许多社会设计师进入高校工作时,会将他们对社会改良的责任感也带给学生,这无疑形成了一种专业技术与思想意识的双向培养,增强了高校设计教育的功能性。例如美国建筑师查尔斯·威拉德·摩尔(Charles Willard Moore)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筑系任教期间创立的持续至今的“第一年项目”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学生为贫穷的人家建造房屋。2019年,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在摩尔的带领下为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无家可归者建造了由多个单元堆叠而成的三层住宅。该住宅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居住者的隐私需求,在各居住单元的共享空间中大量采用了温暖的木质材料。

除此之外,社会设计的设计师和设计思想还带动和影响了很多高校的设计教育,促使建立了很多以社会设计为核心的教学项目。比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开设的“城市科学、政策和规划理学硕士”项目,主要关注可持续交通设计规划、包容性城市建造和21世纪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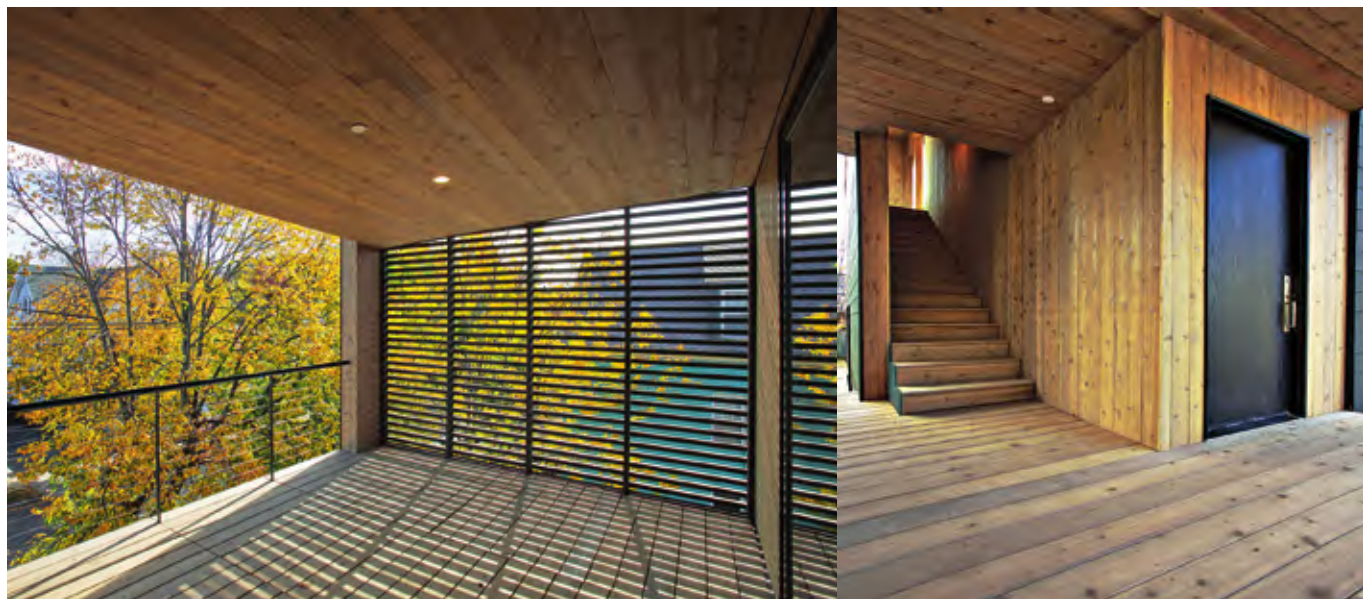
新治理模式,把城市建设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关联起来考虑,突出了社会设计的思想观念。在荷兰埃因霍芬设计学院(Eindhoven Academy of Design),“晨间工作室”(The Morning Studio)项目则更加关注现代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割裂感,力图通过设计使城市居民回归到与周围的事物保持同步并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应为”生活中。

(二) 提倡跨学科,为环境做设计

近年来,工业化进程对环境产生了较大的破坏,而社会设计有责任作出改善和修复的方案及行动,比如注意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减少浪费、降低废弃频率等。社会设计这种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意识早已在高校中持续推行,即使用较少的材料和方法进行设计,以减少浪费和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但这依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社会设计观念的影响下,近年来许多关注环境问题的设计教育者开始考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方式,从而为高校设计教育带来了新思路。例如,利用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制造新材料,很好地解决了设计产品废弃后破坏环境的问题。因此,将设计与对生命系统的思考融合的再生设计(Regenerative design)专业成为高校的新方向之一。

再生设计以恢复生物多样性和改善气候

图3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第一年项目”成果(住宅各居住单元共享的阳台和走廊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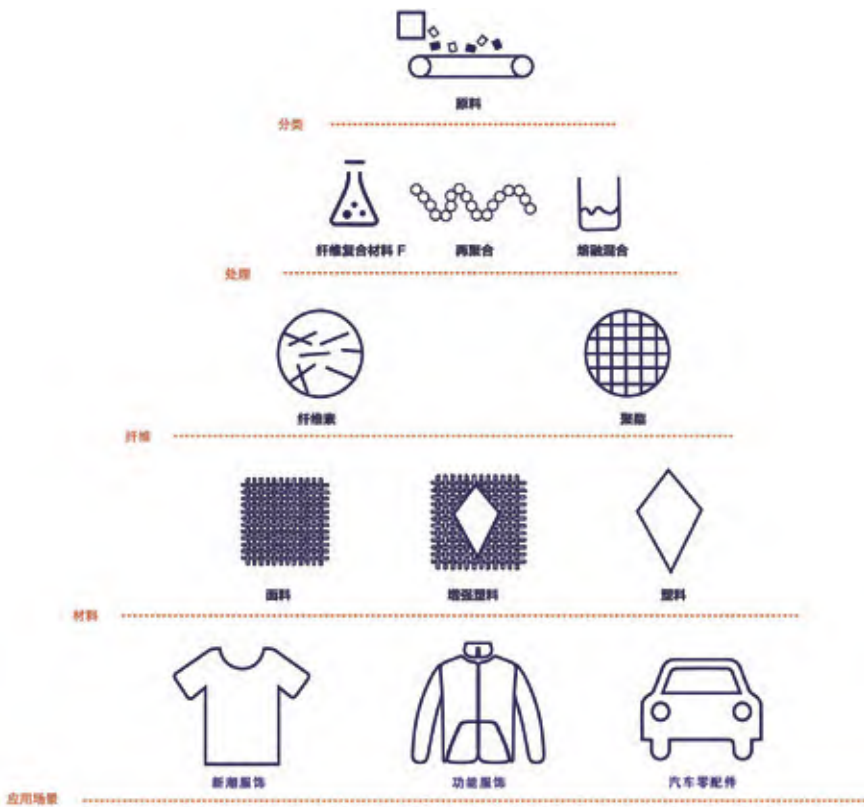


变化为目标,是对可持续和循环设计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提倡积极寻找人类和非人类整体共存的方法。再生设计的主要原则包括:在设计中体现多物种思维、不过多影响当地社区生活、以地球健康为目标等。在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的“再生设计研究生”项目中,学生被要求参考地区文化、社区居民需求和社会文化环境开发可实施项目,以帮助恢复当地的生态圈。由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资助的“垃圾到现金”(Trash-2-Cash)项目则是以技术手段对来自造纸工业的纸纤维废料和纺织纤维废料进行重新加工,将其转化为可以用于时尚、汽车和其他奢侈品制造的高价值材料。

(三) 提倡协作,将设计视为一种“合力”

当多学科专业人士通过合作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方式融入高等院校的设计教育中时,就能培养学生设计协作所需的沟通、战略规划和技术能力,使其能够在各行业中成长为设计专家和项目领导者。因此,许多高校设置了与此相关的教学项目。比如,针对不同空间的公共性与私有性界限模糊化(如办公室与家庭的界限被打破、公园跑道成为社交空间、餐厅和酒吧正在经历重新定义等)而改变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定位的问题。埃因霍芬设计学院开办了“协同解决工作室”(Studio Collaborative Solutions),主要组织多学科学生团队分享想法并形成新的观点,以此来回应社会公共空间功能与定位变化的新问题。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也开设了“协同与工业设计”(Collaborative and Industrial Design)研究生培养项目,提出毕业生应当具备“使用系统思维、创造性的设计方法和参与性方法,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并且可以“作为多学科或跨学科团队的一员和个人设计师,创造面向未来的产品、服务和系统”。

参与行为是设计服务对象与跨学科设计团



队达成设计协作的方式之一,它是将设计服务对象转化为设计主体的一种尝试。在教育实践中,美国普拉特设计学院(Pratt Institute)就将“大众创意浪潮”作为工业设计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消除了消费者、生产者和设计师之间的差别,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创意设计的过程中。

图4 “垃圾到现金”项目示意图

(四) 重新审视既定专业内涵,保持思辨性思维

如前文所述,社会设计并不是有确切界定的概念,而是需要不断重新定义的术语。因此,高等院校面向社会问题的设计教育也必须不断更新其定位、思路及方法。

除上述提到的开设新兴专业方向、培养项目和工作室的设计院校外,还有些院校通过在既有学科中开发新的内涵或在传统教学中引入新的技术工具包来完成对设计教育方式的改革。前者的代表是普拉特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专业。该专业的教育者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多接触包含新兴技术、材料和行为模式的复杂系统,尤其是要关注那些不具备商

业委托可能性的需求,认识人类对气候、有限资源、环境以及工业和农业的责任。后者则以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为例。这一专业的教育者将先进的数据科学研究方法和计算技术与基础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结合来制定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思考未来城市的可能性,以培养具有良好城市理论基础、精通城市数据分析以及擅长城市规划的从业者。

三、结语

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挑战的出现,我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人性化的方法来应对。社会设计这一广泛的命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它强调要关注人本身,认同每个人都是更大的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的每项行动也都只是在更大的时间跨度内的一个瞬间;强调各方利益关系者(无论他们是不是设计专业人员)共同参与方案的建构,在共识和冲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机会;强调突破学科限制,提出综合性方案;也强调结合本地文化语境理解和吸收社会研究的成果以及考虑事态在未来发展和可能发生的情境。

社会设计的定义与服务设计、参与性设计、协同设计等概念仍然存在暧昧不清的地方。但必须承认的是,社会设计是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层面考虑设计问题,其在高等院校中的发展也更具实验性。在高校教育中,社会设计不需要考虑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试错成本,大量有志于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创意设计者在全球高校展开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设计关于建立关系的本质:一个一个被解决的小问题构成了可以被解决的大问题。社会设计在高校中也更加关注未来的发展,促使高校设计教育者注重设计与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和生态问题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促使高校设计专业的师生关注诸如物质性、同理心、道德、责任和环境等命题,以及更广泛的

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

本文为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种子基金”立项项目“当代国际设计思潮及未来设计教育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JANAA R. Visit With Facebook' s VP Of Product, And His Redesign Team[EB/OL]. (2011-09-21) [2022-12-3].<https://www.fastcompany.com/1665049/a-visit-with-facebooks-vp-of-product-and-his-redesign-team>.

[2]MATTIOLI G. Social Design: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EB/OL].(2017-01-20)[2022-12-3].<https://metropolismag.com/viewpoints/social-design-a-discipline-in-its-own-right/>.

[3]RULE A.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Designed[EB/OL]. (2008-01-11) [2022-12-3].<https://inthesetimes.com/article/the-revolution-will-not-be-designed>.

[4]“必要多样性定律”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关于生物系统内的多样性和监管水平的定律,被称为控制论第一定律。对于该定律,其创造者解释道:“为了正确处理世界向您抛出的各种问题,您需要有一套(至少)与您面临的问题一样细致入微的回应。”

[5]RUSKIN J. Unto this last[M].New York:Cosimo Classics,2006.

[6]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节选)[M]//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90.

[7]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M].周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6.

[8]MARGOLIN V, MARGOLIN S. A “Social Model” of Design: Issues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J]. Design Issues,2002,18(4).